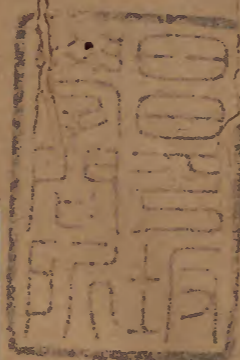


續身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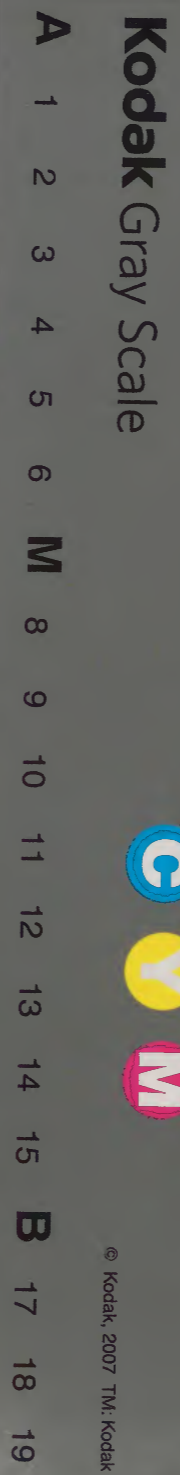
四



						漢書門
			三	二	三	
		四	一	三		
六	西	一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九		三	漢
函		三	
		三	書
九	六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33	
冊數	6	(4)	
函號	309	128	



新刻續耳譚

四卷

荒異

筠谿巧對

返風僊逝

吹簫狡童

威靈幻顯

沈氏守宮論

朱氏過虎丘番題

紀異

火鴉

蕭公

徐生破戒

龍墜

舟覆得生

章解元

史百戶嗜酒

孟淑卿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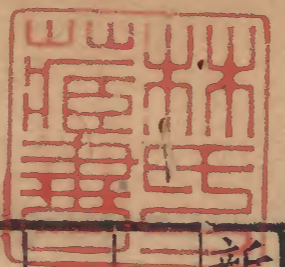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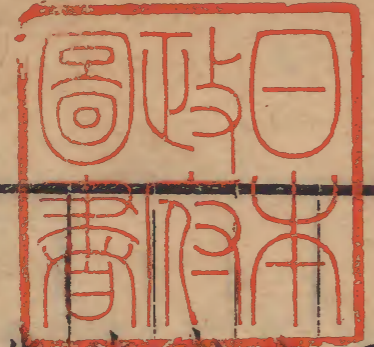
徐氏春陰詩

雞產異物

周顛仙

桃源女鬼

淺草文庫



目錄

張生

橫林查老

蛇吸人精

吳職方弟

誤殺隣兒

奇鑑

巨魚

吳仕期

宋登科錄

吳小僊

夜夢六驢

吳駕部女

王太史配死節

頭白夫妻

大鞋和尚

虎山塔異

試院鶴

婺州鷹

錢臨江斬鵝

王清

吳幼安

腸斷不死

小犢鳴冤

盜食腕肉

陳會元

宦俠

主考死爭

陳文偉馭盜

棕樹怪

江西妖術

神譴淫男女

南京長安街鬼

張郎中作獄神

某縣知縣許某

真君療病

濟瀆貸銀

水寶

前世娘

鬼治家

人疴

兩身兒

金山脫厄

東陽幻術

得友全妻

忍死揮釵

周實夫夢

夢學裡老先生

預報解元

王朝還珠

伽藍示異

夢大貴人

奸僧

應監

神醫

天王冥會

趙珙嬖妾

神船

鬼還家

牛言

說夢

神丹

陳子經

一產五男

黃提學

江東籤

五足牛

變鬼

洞庭雞犬

飛魚

人疴

穀亭狐

真武顯應

楚巫

楊寬

方卯獼猴

雀報

異人占星

黃村匠人

犬精

雷譴道士

鄴都走無常

續耳譚

慈谿劉忬

烏程沈遴奇

沈徹垣

撫東戴君賜

繡谷唐伯成

全撰

參訂

校梓

荒異

萬曆戊子歲三具大旱粒米如珠骸骼相枕武林城西僻靜處
薄暮一婦獨行群丐拽至荒廟剝啖其肉次早但見白骨成堆
又吳家堰童子負盒過田間遇一人問曰盒何携白叅團將餉
姑耳其人曰爾曾獲配否曰未也曰爾能以盒啖我我有女愿
歸爾童隨之行見窶空中母及女皆淹淹垂盡童遽返白之父

母父母曰有是哉可憫也女既字爾即媼家矣盍裹糧周之童
往則見團食盡一空盒在地夫婦俱縊死惟女哭卧其傍童父
為具棺瘞之携其女歸夫人為同類誰忍食之又無可食而甘
死情斯窮矣即老人年近百者亦謂未覩云

徐生破戒

麻溪徐秉德善屬文有聲諸生間萬曆甲午春館穀房憲副家
夜夢一老僧長瓜白皙雙眉垂膝執一金花杖呼德曰汝欲知
終身行徑乎德曰願聞僧以杖指空見紅日一輪將墜德惶懼
曰果爾光陰促矣不知何以能延僧曰特齋則可延也德深信
自是斷葷凡兩月面無神色歸而家人苦勸遂不能忍復嗜葷
又夢前僧曰汝不用吾言今已矣未幾染痢咋其舌腸腐而死
神僧示夢業有生機乃持志不廢獲罪神理卒不免于死亦可

懼也哉

筠谿巧對

歸安沈筠谿先生少絕敏穎弱冠補博士弟子與弟偕之城時
風雨暴作遇陳方伯兄弟于印方伯戲曰大雨沉沉二沈伸頭
不出公矢口曰狂風陣陣兩陳搖擺不開人稱巧絕後賓薦三
為別駕以子貴封中憲大夫科第蟬聯甲于吳

龍墜

餘姚演武場隆慶己巳歲值操練金鼓喧闐忽有白龍自空而
墜身騎一人少頃龍起而人墮昏仆不省衆扶携灌救半日方
甦徐問之則為閩海捕魚人以失足下水龍驚而騰又因教場
喧聲而墜一凡夫耳非有馴龍術乃能攀附御空而行史稱黃
帝禹湖乘龍或非誣矣

返風仙逝

慈有道劉特山諱志德以孝友著聲鄉閭嘉靖丙辰倭寇竊劉奉母及妻子逃而寇忽至不得已登一街側小樓避之時寇縱火風烈樓將焚而寇蜂擁劉下不能脫劉對天長跪為母請命火即返風倭亦旋退得脫去後公以萬曆乙酉夏終將終之辰索體端坐召子婦訓以謹行誼脩祀事徐問兩叔父來否及二弟至拱手迎謂曰從此別矣遂逝四近聞有鼓樂聲從中門而出咸以為仙遊云

舟覆得生

海寧查志文以廬州二守駐無為州管蘆稅事兼署州印時巡蘆江上遇颶風暴作舟覆飄流數里查兀坐舟內一吏捧二印與褌見雲長公護之忘其在鮫鮓帳中也偶覓者過聞覆舟內

有聲鑿而出之查與捧印吏俱獲全時查以清吏為政識者以為循吏之報云

吹簫狡童

徽有富家兒甫習賈挾重貲至維揚界買舟將渡適一賈客精悍有心計者欲附舟徽賈納之矣湏臾又一狡童持紫簫至亦求共濟賈客心計其無行者勸徽客擯之而徽客心艷狡童竟納舟中盤桓兩日夜相得甚懽及舟次曠濤月光皎潔狡童立鷁首望月吹簫徽賈方擊掌大快而賊舟聞簫聲從浦中鼓柁出將迫舟次矣賈客即墜狡童于江而急回櫓轉操賊舟至問曰頃吹簫船何往曰已從別浦去矣賊信之向浦中往追徽賈得免于難夫徽之富兒以褌襪習賈且耽于遊冶其豪難宜矣乃卒賴心計者免豈其有天幸耶

○章鮮元

章禮精山人始為諸生後棄之走燕仍得入試者甫閱其卷有巨蟬鼓甲而前主試者異之遂寘第一時衆論以章冒籍首薦攻之急事聞世廟問璫者曰何謂冒籍璫者對曰各省士子以順天籍獲雋者名之為冒世廟曰晉天下都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即是年試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世廟因閱章卷詰主試者曰此卷何以宜冠多士對曰各卷只言五臣之賢惟此卷先發大聖如舜原足治天下而又得五臣所以天下益歸于治深得尊君之意允宜首薦世廟大喜冒禁遂寢

○威靈幻顯

四明趙甬江為兒時習句讀于鄉塾中偶與兒童戲于土神廟大書其壁曰發配三千里夜塾師夢土神叩已求于趙處解之

師覺而駭心憶趙之後必貴也第諭之曰孩輩胡警于神可從林之趙捉筆徃改發字為免字是夜師夢神稱謝不已後趙官至大司空握符勦倭稔郡守令皆負弩先驅國朝文臣威權無出趙右者

史百戶嗜酒

史百戶者性嗜飲晝夜沉醉不少醒嘗旦謁上官上官與之語情然無所吝上官怒叱之曰汝醉耶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病且作吳中名醫莫療有張致和者深于脉理診之曰夜半當絕勿復紛紛及期果欲絕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今死矣然父不得飲聊薦一杯與爾永訣死當無恨遂啓其齒以溫酒灌之須臾鼻竅綿綿若有息焉又灌之而唇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致和致和曰彼以酒為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醇酒

耳如其亦果愈又飲數年乃死

沈氏守宮論

沈氏秀州人聰慧能屬文少選入宮為給事中孝宗皇帝嘗
試六宮守宮論沈文最佳其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
守執上悅擢為第一弟溥為貢士就試春官沈贈以詩云自少
辭家侍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
紫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斂敲斷竟無歸年來望爾登金籍同
補山龍上袞衣時競傳誦之

孟淑卿詩

孟淑卿姑蘇人訓導澄之女有才辨工詩自以配不得志號曰
荆山居士嘗論宋朱淑貞詩曰作詩須脫胎換質僧詩無香火
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為士

林所稱然性疎朗不忌刻世以此病之篇什甚富零落已多最
傳者數篇悼亡詩云斑斑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豈蕊
花存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又春歸云落盡棠梨水拍堤淒
淒芳艸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啻人愁只管啼又長信秋
詞末韻云君意一如秋節序不教芳艸得長春冬詞末韻云雙
蛾爭似庭前柳臘盡春來又放舒觀此數詩真欲與文姬羽仙
輩爭長

朱氏過虎丘番題

朱氏海昌人過吳虎丘山題詩壁上云梵閣憑臨入紫霞憑欄
極目渺無涯天連淮海三千里烟鎖吳城十萬家南北舟航搖
落日高低丘隴接平沙老僧不啻與亡事安坐蒲團課法華

徐氏春陰詩

八口卷

五

金陵妓者徐氏有文藻作春陰詩未韻云楊花厚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單袂衣亦為清唱

紀異

弘治甲寅遼東大風晝晦雨蟲滿地黑殼犬如蠅次年乙卯長沙旱若竹開花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王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而謝又歲丙辰三月叙州梅樹生蓮花五十餘朵李樹生三莢若茗滿枝

雞產異物

弘治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雞胎息一物猴頭餘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是歲海盜作

火鴉

弘治庚戌歲武昌城中飛鴉銜一囊市人競逐之囊墮啓視之

火礫五枚欻然躍出是歲武昌災者三黃州災漢陽災

周顛仙

太祖皇帝御製周顛仙傳草莽未見今始從所聞述之顛仙不詳何許人混迹行乞舉止譎詭元末往來江楚間每至一處奔而叫曰報太平報太平然遇人雖求乞而態度傲慢人皆惡且苦之如是殆十餘年時皇祖建義顛特來委附上憫之且獨知其人因送之僧院俾事薪水以糊口顛轉盜肆侮諸髡屢盜常住蔬果日與僧競僧訴諸上上亦惡其所為召詔而戒之顛態猶如故上將除之諭令遷革顛咲曰公安得死我耶全刃水火何能損我一毛哉上怒裸置石曰以缸覆之積薪如山熾以烈焰一晝夜啓視之顛兀然坐其中上咲而釋之使從軍以行亦稍令帥師征討嘗問之曰天下紛乚何時定乎顛

指桶曰破了一箇桶成了一箇桶。上亦不究之。然時出沒不恒及討偽漢索之。將委以事。逸不知所之矣。入洪武中。上嘗不豫。忽外奏有廬山道士進藥。上令問其詳。曰周顛仙使之。來言畢。將召入。忽不見其人。上乃遣行人至廬山求訪之。既詣山。至廬山觀。又見前道士謂行人曰。周在竹林寺。方與天眼道者對奕。因導之往。果見顛在寺門。與一道流奕。行人致上命。顛殊不為礼。行人侍良久。屢請命。顛曰。若且入寺游行。出當語若。行人入門。內殿堂軒廡弘麗。極至光耀。奪視未及。登殿循廊而行。兩廊皆連室。室各有主者。行人次第觀之。或冠裳。或野服。侍從甚都。旌幢服器珍具。堆積行人行且數之。左右通二十八室。中皆有人物。充牣啓門治事。獨一室扃閉。覘之中無一人。獨一巨虺踞其中而已。地有流血。若被傷者。行人出見顛求復。

命語顛曰。若已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所治也。遞次來人間。為民物主者。主方御宇。故其室空。稍有血者。疾微也。雖然。行起矣。行人因請曰。將何以返。命取驗耶。不然。且滯罪。顛乃賦詩與之曰。上覽之。當信矣。天眼者亦贈一章。行人持之去。稍去。回顧寺亦不復有矣。二詩者。竟達宸矚。云亦淺近語。但不知何所指也。

蕭公

蕭公撫州人。為人坦率。惟以利濟為心。亦不知其所參脩也。一日方與鄉人飲。座間隱几少暝。須臾而起。顧座客曰。適江中有覆舟者。吾往救之。凡幾人生矣。示其足穿芒屨。果沾泥水。好事者亟往江濱。物色之。其言信然。乃始異之。自後往往如是。每以救溺為務。又能分身四出。或一時為人招邀。處處赴之。後會語。

及各有一蕭公也後不知其死時之悉歿遂為神暨太祖伐偽漢鄱陽之役公擁陰兵助國我師初不悉知而後敵人言正見空中有數萬甲兵皆衣紅以助戰幟上大書蕭公字由是太祖皇帝加以封爵各軍衛廟祀之其家至今族屬蕃盛子孫家人死者亦多隸公部下為陰官陰兵亦專以拯溺為事今江藩遠近處處事之往往降鸞算判禍福人有受福欲報以咨于神人亦或判云要銀若干或金或錢粟米之屬或判其數令送抵其家與子孫收之或運算作家書道及家事又云今遣人送回某物若干每歲恒有數百金寄回家賴以給今凡長年黃帽事之最謹而兵衛將士及漕運官軍尤極誠篤聞外夷之人亦奉祀之

桃園女鬼

嚴州東門外有桃園叢葬處也園中種桃四繚周墻弘治中有一少年元夕觀燈而歸行經園傍偶舉首見一少女倚墻頭露半軀容色絕美俯視少年畧不隱避少年畧一顧亦不為意舍之行前遇一人偕行少年乃衛兵餘丁其人亦同輩也且行且縱話其人問少年婚乎曰未曰今幾歲曰十九矣又告以時日八字久之至岐路同輩別而他之少年獨行夜漸深行人亦稀稍聞後有步履聲回視即墻頭女也正相逐而來少年驚問之女言我平日政自識爾自忘之今夜見爾獨歸故特相從且將同歸爾家謀一宵之歡爾何以驚為少年曰汝何自知吾女因道其小名生誕家事之詳皆不繆蓋適尾其同輩行得之語其口出也少年聞之信便已迷惑偕行至家其家有翁嫗居一室子獨寢一室始出時自鑰其戶逮歸不喚翁嫗自啓其寢則女

已在室中坐矣亦不悟其何以先在也燈下諦翫之殊倍媿媚
新粧濃艷衣飾亦極鮮華皆綺羅盛服也翁媪已寢子將往
室取飲食女言無須往我已挈之來矣即從案上取一盒子啓
之中有熟雞魚肉之類及溫酒取而共飲食之其殺馘猶熱也
啖已就寢女解衣內外皆斬然新製乃與之合猶處子爾黎明
自去少年固不知其何人也迨夜復至與之飲食寢合如昨既
而無夕不至稍久之密鄰聞其語咲聲潛窺見之語翁媪云而
子必引誘良家子與居後竟當露禍且及二老柰何翁媪因候
夜同往而覘之果見女在翁媪愛子甚不驚之明日呼子語之
故戒諭之曰吾不忍聞于官令爾獲罪爾宜速拒絕之不然與
其惜爾而累吾二老人當忍情執以聞矣子不敢諱備述前因
然雖心欲絕之而牽戀不忍且彼亦徑自至無由可斷女亦知

之殊不畏避翁媪無如之何復謀諸鄰鄰勸翁首諸官翁從之
展轉達于郡守李君守召子來不伺訊鞫即自承伏云云然固
不知其姓屬居址也守思之殆是妖祟非人也不下刑箠教其
子令以長線綴其衣明日驗之子受教歸比夜入室女已先在
迎謂曰汝何忽欲綴吾衣耶袖中鍼線速與我子不能奪即付
之翌日覆于守守曰今夕當以剪刀斷其裾予之剪歸女復迎
接怒曰柰何又欲剪吾衣裙速付剪來吾姑貸汝子亟予之又
復于守守怒立命民兵數人往擒之兵將近其家女已在室知
之時方晴皎忽大雨作衆不可前乃返命于守守益怒命一健
邑丞帥兵數十往必取之女亦在室丞兵將至忽大雷電雨翻
盆而下雷火轟掣殊不能進亦回返以告守曰然則任之呼子
問曰女之姿貌果何似衣裳何綠色子具言如是如是其外內

裳袂一一皆是紵絲悉新裁製也每寢解衣堆積甚多而前後
只此終未嘗更易一件其間一青比甲密著其體不甚解脫即
脫之與一柳黃袴同置衾畔不暫舍也守曰爾去此後第接之
如常時吾自有所處子去時通判某在座守顧判曰吾有一語
欲語公恐公怒耳判曰何如守沉吟久之曰此人所遇之女殆
或是公愛息小姐者乎判大怒言公何見侮之甚吾縱不肖公
同寅也吾家有此等事耶公亦何垂繆如是守但笑謂言公試
歸問諸夫人判愈怒幾欲罵之遽起入內亟呼妻罵守言吾為
老畜所辱乃敢道此語云云妻扣其詳判言老畜先問後生聞
其言女容貌服飾如此乃顧謂我云爾妻驚曰君姑勿怒或者
果是吾家大姐乎蓋判有長女未笄而頰攢諸桃園中其容色
服飾良是也判意少解出語守吾妻云云其當是吾女耶守曰

固有之且幽明異途公何以怒為第願公勿恤之任吾裁治可
耳判亦姑應之既而無所施設女來如故又久之有巡鹽御史
按部事竣而去郡集弓兵二百輩護行守與群僚皆送之野御
史去守返兵當散去守命勿散從吾行且迂道從東門以歸至
桃園守駐車麾兵悉入園即命發判女塚視之女棺之前有一
竅如指大四圍瑩滑若有物久出入者即斲棺視女貌如生因
舉而焚之蓋守知女鬼已能神故寢其事乘其不知而忽舉鬼
果不能禦也守恐鬼氣侵子深或復來纏滯召入郡中令守郡
帑與同役者直宿凡三月無恙乃釋之其怪遂絕後子亦竟無
他事在弘治中也

張生

弘治間南京漢西門有張氏子未娶忽爾形氣疴痺漸成瘵瘵

久益沈殆遂將殞歿前後醫禱既竭至是家人審問得疾之由始言初獨寢時有美婦人來挑引好合問其姓居婦曰我即對門史包頭家女耳既而夜夜來處今猶未絕家人令伺其來將彼衣飾稍損敗以驗之子如戒婦復來即潛取其金釵藏去旦視之乃磚土也子大驚衆持之徧物色于京城諸寺廟中久之得于倉巷中土地祠夫人之首釵失焉取以補之昭合無間遂碎其像像之腹中當下部置一瓶于其間口向外以為陰藏精液已盈瓶中乃碎像沈于川其怪乃絕子亦安愈京師後生多作詞曲以歌之子今尚在

橫林查老

毘陵之北地曰橫林有查老者居之年踰五十而死死後魂歸于家不見其形但空中言語其音即查之素也凡家事巨細一一豫言之其當行其當止點檢門戶什器失物則指其人姓名及物所在是以貨殖獲利為事不誤而無失物之虞家因以致富外人過謁者亦聞其言至于設宴邀賓亦陳一席于主位以為查席仍聞查言勸酒番客等了了分明久之人亦不為異也如是及三年一日語家人曰我今去矣遂泯

蛇吸人精

姚江張性之館于茗溪閔光祿家一館童嘗卧榻側無疾而面目漸黃肌膚日削醫治半年無效忽一夕月光入戶性之開幕視之一巨蛇張口就童子吸其口津性之輕以杖逐去童不知也性之亦不言次夕復見蛇將近童子性之仍逐去自後遷別室童亦尋愈

吳職方弟

南職方郎中兵閻夫季弟敬源延一塾師同諸幼徒宿一室敬源子亦在二鼓時師方就寢恍惚見數青衣狀若公差以繩繫其頸師以為公差誤攝已也大呼我無干數人曰誤矣誤矣遽趨出師惶惑不安諸弟皆起正爾駭異忽聞哭聲從內出其子急叩門入敬源無疾奄忽而逝蓋冥卒欲攝敬源而悞繫師也異批嵇叔吉談

誤殺隣兒

烏君山下村農四月間揮鋤田畔一隣家兒拾蚯蚓啖鴨鋤誤擊兒斃時曠野無人知農即埋兒于田兒父母覓之無踪後埋處禾茂特異農方耘其妻携餉至農咲謂妻曰汝知此處苗何獨茂妻曰不知農曰往時隣家兒實誤鋤死埋此處而父若母至問知也妻亦不為意忽踰月夫以小忿辱其妻妻遽曰爾殺隣兒埋之田有天理乎隣家聞之竟往埋處剝得骸骨鳴之官農竟服罪

奇鑑

山陰俞僉憲南石未第時訓徒皆幼齡楚中袁生善執人術遇僉憲公輒許取科第居方面又于衆徒內見羅公康洲張公陽和俱驚許狀元及第見朱公金庭又驚許翰苑且云三公俱巨卿人人訕咲以為諂誑後南石果登第官至僉憲羅張相繼掇狀元羅以宗伯終張以侍讀終朱以吉士累進宗伯分毫無爽夫大魁同出一門同聚一堂而師徒皆顯真遇合之奇袁于童稚一一別識術亦神矣

巨魚

江西南塾民陽富年十八萬曆己亥九月入池捕魚一巨魚長

丈許狀若小舟噴冷水啐其腹流血淋漓百方治之不愈荏苒
月餘而死夫有生倫類噬人者多未聞魚能噬且噬之死也即
巨海浩淼不無吞舟之魚而勺水潛藏異物害生叵測豈夙孽
耶予弟元瀛令南楚富妻告守制知之詳

吳仕期

宛陵吳仕期為諸生倪立負氣聞權相張江陵奪情事作書萬
言極詆其非為有力者匿不以聞後江陵微知大恚君矣無何
蕪湖黜諸生王律者私草一疏托名嶺南海公瑞事聞之操江
都御史胡檟擯楚人江陵黨也屬太平同知龍宗武治之宗武
希旨窮治王律啖律波及君謂疏出君手以計給君至嚴加拷
訊下之獄絕其食數日君餒甚齧其衣絮殆盡不死則以囊沙
壓其口殺之郡中謠言 朝廷籍沒君家君之女及子乘小船

逃于河上忽兩舟相觸舟人相鬪視之則舟載君柩還適相值
云後江陵死孫御史維城上疏訟君冤有 旨逮龍宗武等鞠
治君弟仕朝相與對簿時有鴉數頭逸廳事飛鳴向問官啞啞
若有所訴伍伯以杖逐之不去仕朝曰此即吾兄之冤魂也問
官為之蘇蘇墮泣云草茅賤士奮于一念忠憤竒禍而不顧
若君者與宋陳少陽異代同聲矣暑儀部談

宋登科錄

鴻臚卿張鳳梧公分守浙西時出宋登科錄二冊重刻紹興十
八年進士五甲共三百三十人宗室登科者十六人下註玉牒
所一甲第一人會稽王佐朱晦菴先生係五甲九十特奏名一
人列于五甲之後寶祐四年進士五甲共六百一人玉牒所七
十四人一甲第一人文公天祥各名下俱註治賦治詩治易治

書治春秋治禮記治周禮又有一人一兼治者紹興錄詳註里
居不註治賦詩寶祐錄無特奏兩錄一以晦翁重一以文丞相
重故自不可泯也

吳小僊

吳偉江夏人少為農忽遇一羽士言爾有異骨當享大名旦日
于猪市大石上相會至則命坐石側袖出一鐵錐刺石傍出泉
一線命偉掬飲之乃曰任爾學藝名聞天下遂不見偉後學畫
專十二科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慙直與俗寡偕成國公延見以
小僊呼之後 憲宗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有時
大醉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咲命作
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淡生屏障間上嘆曰
真僊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求畫又多不與于是權貴人

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日喜從諸豪客競集妓館劇飲 孝
宗登極復召見命畫稱旨授錦衣百戶賜章曰畫狀元後稱疾
歸 武宗復遣使召之使至未就道中酒死偉挾一技辱召者
三獎借賜予詞臣所無洵榮遇哉廼賦忼直不諛權貴視今世
弄柔翰者瑣尾求榮真蒼素矣郭美命先生傳

夜夢六驢

萬曆己丑冬揚州江都令劉道隆一夕夢遇驢六頭內一小驢
向劉叩首覺而疑之思不得其故雞鳴忽悟曰是矣是矣妻叩
其故劉述其故且曰今人罵僧為禿驢意者僧作奸乎旦乘小
輿出西門果遇六僧因命隸拘之僧稱不入城且無罪柰何拘
我劉詒之曰飯爾耳及至縣內一小僧叩首不止曰我非男乃
女也吾父青州選貢生二兄亦廩生一日此五僧來家化齋母

素信佛因齋之番其誦經禳星令我出拜佛僧見我姿色故沿
至晚曰村中無菴觀敢求長者家作宿父不許已令暫宿于門
房夜半五僧持刀排闥而入將父母兄嫂并蒼頭數輩悉皆殺
死只五歲侄避床下得免將我登時削髮被緇挾之而出晝夜
輪姦其時我不難一死以舉家異仇無由伸雪耳每白日置我
于僻處二僧堅守三僧化緣供我衣食離家三年所過不入城
市目中不見官府故隱忍至今日幸遇爺臺是我報冤時也望
為鞫之五僧不待嚴刑已伏辜矣劉乃招詳院道移文青齊核
實得報即寘典刑而女號泣數日乃自盡焉夫女不死于前而
從僧且隨之三年似一淫婦人耳及仇雪而不惜一死以謝父
母豈非從容就義者乎藉令此女不嫁附姑成立而後死若程
嬰之拊趙孤則又賢矣雖然狗非劉公神明安能剔奸若此哉

劉善政甚多茲特其一班耳

吳駕部女

震州吳駕部公擇女適溫太學者博通書史每行必載與俱喜
吟咏嘗隨父金陵官舍適季父允兆歸書扇頭詩曰官舍知秋
早那禁骨肉離長江望不到風雨細帆遲予紀此以俟彤管之
續吳輯侯談

王太史配死節

山東王太史象節死未殮其配徧召族人為太史立後即自縊
而死後太史友人沈澄之為文奠其墓有玄鶴遠墓飛鳴者三
見周比部傳

頭白夫妻

歸安東林某者為怨家所誣遣戍廣東當行原聘妻未配妻父

母以獨女憐恤指貲買別婦伴成女終不嫁隆慶初恩宥歸年
踰六十與前女復諧伉儷人稱頭白夫妻

大鞋和尚

萬山少林寺萬曆己亥歲一僧不知何地來亦不知何名常穿
大鞋人呼大鞋和尚輒應夜行不畏蛇虎或六七日不歸日屢
食不飽即數日不食亦不饑寺僧談經亦往聽詰以法旨必吞
語不多人眾囂喧即避矣寺裝年尼佛缺珠飾頂詰蚤于座下
得之行大雨中衣不濡濕壬午春持鉢出遂不復來又十三年
寺僧廣慧遇于五臺山下色澤如前第眉長數寸云

虎山塔異

洪武末僧法慧飾虎丘塔掘得舍利五色爛然劍池水湧作蓮
花狀又正統戊午重葺露盤初上有白鶴數十迴旋塔頂舍利

光連夕燭天閱月復紅白光自塔頂透出橫亘牛斗遠近無不

驚異張翰林談

試院鶴

江西萬曆辛卯科監臨公入院矣試士名六已為八月六日
而陳公幼良與同舍友二人皆在遺棄竟束裝歸第幼良因臂
瘡未即發猶跛曳同遊于院前有泣下者乃院門正送水菜畢
從內封鐳番人三封而庭鶴三啄去監臨正詫曰豈外有遺珠
乎命啟門視得幼良三人立試皆佳即屬藩司給卷並入試榜
發幼良解元一人第三一人名七十則鶴啄之力也青田仙禽
力勝五丁哉不然即青鸞作使北鴈傳書何由啟棘院扉乎

婺州鷹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其子鷹俟州守王夢龍據

案按事忽飛下攫一卒之中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啣巾
來還乃又攫探巢者之中擲州守案前守詢問其故杖此卒而
逐之鷹之靈識如此其攫探巢者之中固已異矣其誤攫他卒
之中復啣來還尤為奇異令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
者多矣孔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錢臨江斬鵝

錢公若廣守臨江參異政有一鄉人持鵝入市寄店中他往還
索鵝則店主云無之群鵝我鳥耳其人訟于郡公令人取店中
鵝四隻各以紙一張給筆硯分四處令其供狀人無不驚訝已
退食使人問鵝供狀否皆荅曰未少頃出下堂視之曰狀已供
矣因指一鵝曰此鄉人鵝蓋鄉人鵝食野草糞青店鵝食穀粟
色黃店主伏罪

王清

王清係椽吏初授卑官有異林累遷嘉興同知以督責海塘有
功擢兩淮僉憲踰半年請告歸在嘉時偕太守行香文廟太守
戲指先師曰公曾認得這位老先生否清曰認得這老先生人
品極是高的只是不曾發科郡人大噱宋印儀談

吳幼安

吳幼安者昆陵人簪纓三世素有積善名嘉靖甲子幼安試南
都時明州汪宗伯典試幼安卷原在額外汪公業置之然暮置
去而且復在案如是者三公重閱之果佳竟取登榜人謂種德
之報云見幼安詩序

腸斷不死

紹興一惡少素寬濇無忌與隣婦通姦為夫所執夫先殺其婦
惡即脫逃夫追及刀中其腹腸斷而出里人縛送官惡抵婦命

圖圖數年終不死每遇會審人見汗穢從斷腸出以鉢盛之衆
皆切齒遠避以為惡報云章季安談

小犢鳴冤

陸遠浙江秀水人知海州清修鯁介發奸如神一日出向大伊
鎮途中有小牛犢鳴于馬前驅之不去使人隨犢至坡間有盜
牛者正殺其母驚愕遺皮刀而遁至鎮托疾思牛肉密于屠戶
家得之因鞫問卒服其罪

盜食腕肉

都勻獄中繫一盜踰年忽自啖兩腕肉盡獄卒報太守鮑公鮑
親詰之盜曰其但覺腕間癢不可忍啖盡方已不知何疾也嚴
起鳳談

陳會元

江右陳棟號吉所嘉靖甲子冬以計偕赴燕途中同事是公人
而僕從幾三十輩過徐州夜宿一村寺僧治具甚腆謬為恭敬
諸孝廉俱懽呼大醉而吉所獨心悸坎不入口時漏已一鼓餘
促諸同事及僕者無一應遂密起踰垣墮茅舍下舍中一女見
而告曰村寺僧皆無行者君可急走吉所甫出而諸孝廉及僕
輩已剗刃矣僧覈數知逸其一急追之時吉所戴戒冠披戒衣
倉皇匍匐而被一無賴者攘其冠及衣即服之徐步道間僧以
為孝廉也斃之還吉所因得脫晨鳴之官往捕猶橫屍寺中僧
遂一一就繫及春闈吉所中藥榜第一納茅舍女以為妾嗟乎
以主僕數十人而皆僇于寺豈其共犯三刑者耶乃陳君大羅
天下放榜有名遂得獨免固知天之所支不可壞矣

宦俠

中使孫隆號東瀛萬曆初年出監蘇杭織造性濶達好施尤娛情山水嘗泛西湖眺文苑虎丘飄然有天際真人之想遂嘆曰人生何必中貴即老于湖光山色間足矣所餘貲不為第館水紈霧縠之積悉出以點綴名山繕葺梵宇虎林吳苑叢林古制樓觀臺榭逶迤周遭不下百數處悉尋蹤布巧結境撰竒如築十錦塘建嘉清閣闢龍井寺拓鄂王祠與昭慶靈隱寺葺千頃雲萬仞閣點綴林尹二叟樓逸所尤極壯麗軒敞所費以萬計當戊巳歲時大侵蓋假初建以贍饑民非祇為遊觀也若施粥施衣仁澤難以枚舉然每念豐蔀之沾危惜東南之財力稅使四出曲為調停使惡少怒懣至者不得櫻噪閭里間豈惟無貽吠山靈抑亦能造福黎庶矣稱為宦中之俠夫豈虛哉

主考死爭

慈人顏冲宇諱鯨母費氏未字夢真人從月宮婆婆入懷中及孕夢亦如之遂生鯨博學有文望而拙于書嘉靖己酉鄉試一廣文酷愛其卷而主試者以字跡潦草坐落卷廣文屢爭不得欲自縊顏因獲雋旋中丙辰進士為名御史擒伊藩忤江陵即罷歸已老而交章薦揚者十八疏真不負所舉云

陳文偉馭盜

孝廉陳文偉膂力過人常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兩手搏虎肩兩足蹴其勢虎死遂以力名後為山東安丘令流賊百餘掠庫公第勅群吏謹簿書諸寶藏一聽掠之良久問左右賊去幾何曰約三十里矣今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誰為百者彈中左目又發中右目賊惶駭伏地乞命公曰好為我

送庫金還群賊唯命公尾其後抵縣各杖遣之拓池之十動輒
不羈旋縱而旋襲直以此戲劇耳蓋亦其筭定也郭祭酒談

棕樹怪

鶴川魏古虔以貢士授建昌別駕不數日而其配與子女相繼
死者五人魏亦尋卒人莫曉其故後輯署舍見庭有棕樹芟之
甫奏刀血流滿地枝葉舞動若有聲始知為魏氏受害者即此棕
也用猛火燔多怪遂滅

江西妖術

正德初有江西糧長數人運糧數千石赴南都戶部某倉輸納
先入數百石以粟傷濕在倉鯨暴就令納者監暴晝夜不出倉
餘在船未輸五百餘石初糧長帶一小兒未十歲者同入至是
倉中人不見小兒亦不省究既而糧長久不出巡邏者疑之謂

凡納者畏耗減不得已少暴之頻告乞收納何此數人安能無
歸心且日買酒肉入果何樂如是乎入察之數人散步于庭其
倉扃鍵不開邏者窺之聞小兒大呼求救視之乃在梁上急白
于官啓而取之下并縛衆出訊之兒云即京師人衆初至時同
質買之既入倉即置之梁每夜用香燭品物供而拜禱其所禱
乃是以將以殺兒祭鬼至其時殺祭已訖則此鬼能搬運他厥之
粟以入此厥因以作數而匿舟中之粟也今時猶少遲未能即
殺而事露耳以驗于衆亦伏不敢諱俱歸之法司適當事官亦
其鄉人以為兒固未死遂止從輕典聞者多惜其漏網云

神譴淫男女

往年兗州有人家贅婿與其妻妹私通事頗露二人屢自分疏
既而語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當共詣岱頂質諸天齊帝遂與

俱去告于神吾二人果有私乞神明加誅祝訖下山各以為謾
眾而已神固何知行至山半趨林薄僻處行淫焉久而不歸家
人登山覓之始得于林則皆死矣而其二陰根交接粘着不解
方知神譴之以示眾也

南京長安街鬼

弘治中妻父李公貞伯為南京上寶卿居西長安街南嘗半夜
命侍婢秉燭下樓入愛室取湯水聞婢呼喚聲良久始來問之
云有二皂隸青衣執搨唱謂汝何敢來此觸犯應受杖去遂執
之將撻婢固推拒久之竈後一婦人出貌甚端好冠飾衣服莊
嚴珍麗狀若貴嬪命婦徐徐而坐二皂供侍婦問故皂言婢犯
禁故婦曰罪固應爾姑惟宥之皂執不可婦又導諭婦旁又隨
侍一名傳命令必釋二皂乃聽命舍去婦不暇諦察得脫奔迸

而來矣

張郎中作刑部獄神

南京刑部獄中所事土地之神凡三一曰刑部土地一曰司獄
土地一曰某土地相承如此不知其所始正德某歲本部郎中
張君明夢入獄中有金紫二人巍然並坐見張來起而相揖甚
恭夢中亦省以為土地神問之曰二公必某某二尊神者與同
聲曰然曰尚有一公何在二神曰嘻今方缺席正幸得公耳張
跼蹐曰某無能且無恙烏有是哉殆誤乎不然幸為吾地請得
除荷誠深二神曰吾二人正以君剛正明白力薦之喜諧所請
而復何辭張曰然則當在何時曰暮年耳張驚惋而寤頗謂不
爽至明年之秋張曰今日殆不免乎沐浴衣冠奄然而歿

某縣知縣許某

鄭君說有許某秀才病時疫死一日復甦語家人曰始為捕卒
追去到冥司冥官視之曰誤矣柰何顧左右左右或欲便留之
庶免文牘更互官曰不可吾聞之因力自告官曰固不誤爾又
顧吏曰兼恐或是命官何可高且因命引入一庫曰可自細檢
之吾入庫滿中皆紗帽也其上各有帖記吾一一舉視後至一
冠視其識曰某縣知縣許某吾即出以告官果爾吾固謂不可
忽也又命冥卒送歸倏然而寤其後果然偶失錄許令名里後
問鄭尚可得之

真君療病

南京一民家生子多病術者謂命應出家父母因詣洞神宮禱
于上真許為黃冠以事神翼祐其壽康既越童年頓悔前說欲
為娶妻作經紀子年十八病疫甚篤一日無人在室子仰看屋

梁忽見真帝自空而降在承塵之上怒謂子曰汝當來伏侍我
何忽食言吾今當取汝去子心猶明寤懇告曰誠負神明然此
父母意也神曰然固非由汝今吾度汝死有藥一丸吾置之窓
襦間可取服之愈矣愈却當來事我子感謝神去至門際復回
曰汝病不消此一丸藥可飲其半其半以救一跛子言畢而往
子即開窗父母來語之故急趨牖視果得藥色若蜂蠟即剖半
吞之入口所患脫然咸驚駭感佩神賜既而家人在肆中坐見
一丐者跛而過門竦然曰神所命救者此良是已呼之問其疾
既瘳矣因道其故以藥授之跛即入咽便覺脚已舒健漸次行
去擲杖而歸明日來謝步如故矣子聞此于魏府揮使徐公言
此子亦與府中有媿然其父母實冥頑子既愈竟負夙約為之
納婦今二十五矣猶未知其後何如耳

濟瀆貸銀

濟瀆祠相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其槩一二祠有犬池允欲假金者禱于神以琰決之神許則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而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浮出其券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舍其兒以盒盛之投入俄頃盒子浮起啓視之兒活于中無恙蓋神鑒其誠閔而貸其債也盒外濕而內乾焉其他類此故多

水寶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駐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可往與居人商評伴

者漫往語民言烏有此買水何庸且何以携去回回言汝毋計我事第請言價民笑漫言須千金回回曰諾立與之衆曰戲耳須二千金回回曰諾即益之民曰戲耳烏有賣理回回怒將相擊民懼乃聞于縣縣令亦令給之曰是須三千金回回曰諾即益之令又反覆言四千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懼以白于府守令語之此直戲耳回回大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我以此已逗番數日今悉以貢物充價汝尚拒我我當與決戰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已可之回回即取椎鑿循泉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即昇出將去守令問事既成無者變試問此何物耶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寶有幾衆曰不知回回曰金貝珠玉萬寶皆虛天下惟二寶耳水火是也假令無二寶人能活耶一寶自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

凡用汲者竭而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時語畢欣欣持之以往

前世娘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女生便言我胡都指揮貳室也可喚吾家人來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事妾者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身事胡即抱女于懷女附耳切切密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叙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為前世娘女言幽冥間事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為一

犬過路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臆了了既長胡將以嫁人女不肯言當從佛法終身不嫁胡不能強既至十六七胡以事死既而子死家人皆死惟一二婦女在不能活乃強嫁之今安然纔二十餘歲耳時正德己巳所聞

鬼治家

海虞有民家主母死而不離其家凡家有所為鬼語于空中謹從之每有利益鬼日夕在室與人雜處第不見其形聞則言明則寂一夕其女婦言試宿火于缶伺其言而啓燭之既而復語婦急發火第見黑氣一道直起三四尺高其上彷彿如人首逆運行去

人病

近歲京師又有一人兩體者一頭四臂四股自項以下胸腹腰

背相對合為一身其陰一男一女面貌亦男女異相男身全活女身乃死者閉目不言不食不便溺二臂抱男身而已男身全無恙太倉高三舍人親見之時亦長大十七八歲人也後不知何如

兩身兒

弘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粘着兩面何外其首如雀其陰皆雄

金山脫厄

西吳文學沈正旃沈季和暨太醫馮心文方舟秣陵抵鎮江暮金山之勝駕輕舸往眺之及回棹舟漏水溢衣履盡濡幾沒于江而水中隱隱若有扶之者遂得抵岸時三君舟次丹陽沈季和夜夢壽亭侯謂曰兩日後當有水厄第二君國器馮君亦國

手可保無虞耳夫事固有定數然三君瀕于危而竟獲神助可以占異日之樹立矣

東陽幻術

劉東陽會稽人萬曆辛巳浙省兵變縛撫臣皆其背劉實為倡後朝廷遣少司馬張佳胤撫之胤以巨魁不殲無以懾衆心而下車即譏勦又恐激變乃密訪首亂者陽尊寵之時東陽與諸同事已散歸稽山胤特召用諸同事俱欣喜而劉獨心疑之與諸同事聯舟忽墮水中胤公差以劉死報胤不復究劉伏水三日潛逃寧夏李承恩之亂劉為鼓噪迨李氏就擒而劉詐縊復逃海中說者謂關白即劉東陽未知是否

得友全妻

嘉定一鄉民婦南姬即往金陵應募與同伍吳門二卒相友善

一卒偶給假歸囑之曰來時過余里辛視予室人安否二卒如其言往探婦婦為具鷄黍番宿別室忽更餘有尼投宿乃素相識者婦延之入尼曰汝先就寢予欲滌體甫睡耳尼出良久婦疑之往偵動定見釜中湯沸內有草履俄而一野僧入與尼縛婦將提履按娠揉之婦大唱二卒驚覺入縛僧尼送縣婦得免時萬曆壬辰進士王福徵尹嘉定讞其獄云

忍死揮釵

四明張秉官憲副清操自勵囊中不餘一錢後林居致不能炊與夫人凭欄貯水夫人徐謂公曰妾曩時勸君無效陳仲之庶今何自苦如是公佯曰悔之晚矣夫人曰妾僅存金釵一股何不敢言今見君餓甚且有悔心請出釵易米可乎公姑許之及得釵竟投水中

周實夫夢

永康周實夫門有小樓諸生肄業其上一夕夢一鄉間士友來訪戴一塵垢冬帽出見各啜粥兩盂時夏月中而不帽而其鄉客至絕無啜粥者晨醒方與室人道此夢婢子報云某舉人在外相訪已在學生樓上矣周遽披衣起盥櫛取所戴馬尾巾不獲再三覓又不見室人偶于架上拾一紵絲帽乃咲覆周首推而出周與此友且咲且訝乃曰斯固異矣然啜粥與否在戒夢其如之何因命庖人煮肉炊飯不意友之兄繫獄患病囑其弟邀周同見縣尹求保放時尹正欲出外公幹其兄使人絡繹相請甚急周曰吾最怕空腹曉行連呼酒飯不能就趨趨間諸生有粥在缶乃咲而請曰此友粥姑啜之以應夢何如二人各啜兩盂而去

夢學裏老先生

慈邑一秀才以前程叩東嶽神神夜見夢曰未日午時有隣邑
兩縉紳過于河試往問之秀才如其言候于河澹果見兩縉紳
方舟而來一姓蔡官侍郎一姓李官參政秀才登舟揖見以嶽
神語告之二公欲以好言相贈而蔡位與年俱尊于李李讓蔡
言蔡曰願君只學李老先生是矣秀才喜而退後補糧以廣文
終蓋李字與裡同音前所祝者乃學裡老先生其數已前定也
此夢的出予鄉東嶽之神前集以屬九鯉仙豈傳聞之誤耶

預報解元

勤城豐南隅名坊其發解之年叩于慈之東嶽神先一晚嶽神
預夢于主觀者曰詰朝有新解元來汝可報之及南隅至主觀
者以嶽神語告南隅大喜遂不宿而返是年南隅果登鄉榜第

一後沈蛟門相公王堂金馬三學之夢亦嶽神所錫以前編所
載不述

王翱還珠

翱高邁孤峭人不敢于以私鎮遼東還朝贈遺一無所受有中
貴人與同事以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其人曰我餽不受鄙
我也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納之以襖衣領間卧起自隨雖其
內子不知也火之中貴人死其從子貧而無依公使人召之還
其珠賞得千金夫人情恒以不取示廉而翱始不炫已之廉終
不沒人之有庶幾陰行善者矣

伽藍示異

嘉靖戊午歲杭郡學生馮天秩天叙延師周憲長毅所浩友姚
州守惺初鳳翔讀書法相寺而余大叅見齋希周則藏修于寺

之南與馮氏諸公相去百武七月七日馮氏家遣僕携酒餽享師友其僕偶觸犯寺伽藍甫及書房而發顛狂其主人禁之乃直呼主人名且有不遜語衆驚異而周姚二公皆不能禁止亦為所侮于是乃招余公來方令人去請而此僕去陽官來吾且退則仆地而知人事矣余在座不發狂余去而狂顛如故矣乃留余榻于書舍而此僕置之余榻前一夜無事次日余親送此僕回家而後止其年余發解于是周姚二公相向泣曰余蓋青雲客我輩其老青於乎至辛酉壬戌周公聯捷官至憲長乙丑余始登甲官至大叅而姚公至萬曆丙子亦登科官州守亦大夫也不知神人何以獨畏余公而不畏周姚二公耶意者余公為名御史而畏之耶抑其人正大而畏之耶不可曉也鬼神司造化之柄其必有可畏者在矣

○夢大貴人

嘉靖丙申歲杭郡王太守箕泉家一義媳生產三日而孩不下太守公太夫人夢一神人語之曰汝家義媳俟大貴人至則生男矣母憂也夢覺而適聞擊門聲甚緊時方五鼓耳令人啓戶則大冢宰張恭懿公翰至蓋恭懿與太守公同席文宗視學來拉同行耳恭懿至廳而其媳已產矣嗚呼恭懿公筮仕四十年搃督兩廣兩淮搃內憲由大司空進位冢宰正色立朝不依阿于世與江陵相奪情事議論不合掛冠而歸江陵沒而存問薦嘉徜徉西湖者二十年而卒神人示夢信不虛矣

○好僧

西吳許孚遠萬曆乙未歲巡撫八閩時閩中一山寺素稱靈刹凡宦族姬妾以求嗣至者闔扉守鑰獨宿殿中有絳服真人與

合遂得娠屢往屢驗莫窺其詐者許公聞而心疑之覓一妓作
良人婦住宿識之曰夜如有過可偵所從來及所自往頂上潛
以煤記之妓如其言見一僧從藏佛蒲團下絳衣而出淫之復
入蓋僧通竅殿中以蒲團覆之衆莫覺也許公次日昧爽突至
寺衆僧俱長跏迎謁公命去其冠見一黑頂者立拷鞫之得其
狀遂屠寺中僧焚梵宇

應監

東海有應姓者捐產賈于燕偶與一妓懽遂傾貲應悔之一夕
挾利七與妓綢繆數回遂自腐妓大驚由為調護得不死後入
掖庭供掃除旋紆朱紫貴極中官亦世間一奇事也

神醫

羅鍊故儒家精醫術診脈斷人生死百不失一有李御史吐黑

痰脰之曰是殆有所思不遂李起拜曰神醫也吾少貧約婚某
為婦翁所嫌離去婦為晤吾不忍婚也服藥而愈又楚王妃周
氏微恙召入視曰是殆不起當即在今午時妃猶飲食言咲動
履如常王駭不信鍊請速治殮具且出促周氏諸宗人入閤疾
妃見宗人至駭曰若屬來何為俄而中風卒又一傭人告公曰
某無病第覺首在下足在上鍊俯首良久目地下鐵杵重六十
斤曰若為捧而上捧而下上者三下者三曰愈乎其人曰愈矣
首在上足在下矣問故曰汝以用力傷經絡心逆轉為汝反正
之耳諸如此類不可殫述著醫書一部授其子某後子乘醉為
人視疾鍊大怒曰柰何以人性命為戲乎焚其書又一子某中
鄉試官知州郭祭酒談

天王真會

處士張姓者居鴛湖之南葦豆自樂日與釋子談禪頗識真乘者嘉曆三年秋見里中磨腐屠猪之妻各宣羅道偈煽惑男婦從者甚眾張欲攘臂斥又欲為文刺之其妻阻止後夜對月獨坐見二力士黃巾綉袄向前施禮曰毘沙門天王邀處士一面張倉卒未及致問忽一人牽青獅來玉勒錦鞍踟躇于地力士扶張乘之空濛中覺風雷聒耳雲霞爛目頃至一金城守者森列更越重門方抵殿下其天王猶首象鼻若寺中所塑狀張再拜天王答禮命坐于側從容謂曰今天下羅道肆偽亂吾真教護法者寧不寒心所以奉邀至此者欲勞史筆一正群邪耳即命近侍持白玉硯文犀管并雲箋文餘列張前張遂俯首聽命數百言一揮而就天王閱畢喜曰此作真能曲表邪衰大轉法輪矣朕將呈覽諸佛開示十方君獲福更無量矣言訖送行則

牽獅者候于闕下更有擎幡執蓋奏樂傳香前尊者甚眾須臾到家則諸人倏然散去矣張栩栩自得若夢覺益佞佛鴛湖李叟談

趙珙嬖妾

長洲沙湖趙珙有嬖妾其正室妬不令視寢多以白晝乘間私通後有身生子頭有短肉角面作藍色啼聲如鬼惡而殺之凡三乳皆然按月令二月雷乃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解者謂容止房室之事褻瀆天威故生子形體必有損缺今人于日月雷電之下交接所生男女往往有形怪異者如趙妾事世多歸之妖禍或以為業致之是殆未究其所以然也

神船

陽山惠瑤說其鄰居一小民以事之京師還至張家灣附船時

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冠服坐其中侍衛者十數民趨拜船所言欲往蘇州求附載貴人曰吾船今到蘇州爾即命載之民坐船尾良久覺困倦乃脫所着草履置身畔以衣囊為枕暫睡不覺沉寤寤開目乃見身卧草野中囊藉首如故而草履不見驚起視而日猶未晡行出官道問人此何處曰楓橋也益大駭循途走至閭門入一廟中少憩舉首見神像儼如舟中貴人屋偏掛一船與向所見粧飾不少異但加小耳船底及櫓皆濕探其尾則草履在焉其人大驚竦慄下拜問之巫祝云宋相公廟也

鬼還家

吳人富某死踰年既葬其子以清明上塚設祭方悲哭塚中忽應諾曰汝毋庸痛哭吾今隨汝歸矣其子哀慕之極不復怖畏

即隨聲呼之鬼便向子歷道平生事甚詳悉子到家聞有聲在堂中則其父魂識已歸矣呼妻女出慰問欸密宛如生時妻問曰君出世許久亦思食乎鬼曰甚善乃設雞肉于案雖不見形而有頃物自都盡及暮曰吾當還可令一僕相送僕送到塚鬼囑曰吾某日且歸可預相候及期候之鬼便逐歸自是晨來暮去稍稍處置家事皆有條理其家每逐賣貨物商人至鬼便與議價交易初以為怪後亦安之鬼畏狗僕送之嘗為驅狗不令近一夕將去適無送者遂為群狗所嚙叫呼上樹而滅此後竟不復來

牛言

陽山農民養一牛已二年健而善耕一日暮忽失去民出尋之不得到一田畔見一黑衣人立水中民問君見吾牛否水中人

曰吾即牛也負君錢合耕作二年以償今滿矣更當入西山霍
清家君往得彼錢五千便可賣我民聞之大驚反走已而顧之
又成牛矣呼家人同往縛歸明日牽至清家賣之清一見便忻
然肯買酬價恰得五千

說夢

常熟雙鳳鄉人顧某母老問壽數夢神擲與一布袋即諺所謂
撩膝者後其母病膝疽而卒乃悟撩膝者猶云了膝耳長洲學
士徐昊托朱教諭家人祈終身事返報云夢到一高山下但聞
大風刮地而已後十餘年昊以蠱病死死後或解其意云易卦
山下有風為蠱也文太守林知温州時遣二吏往問壽數答云
問孔老人自知之先是文命孔老人鋸解一木隸還報知明日
文升堂老人適跪白板數云五十五片與文年數正合為之竦

然問曰尚可解乎曰朽爛不堪解文大不樂未幾疽發背卒王
御史獻臣故蘇人而占籍京師既貴嘗有桑梓之思自謂他日
得嫁女子蘇且有一居宅即留家于此及知浙之永嘉使從者
往乞靈以決二事先問嫁女云白石塔前先唱第也是龍華會
裡人又問居宅乃夢到一所門貼一道家符上有二印後王女
歸于朱狀元希周之子其一驗矣及買第城東併得一道院入
門見楣間一符上有天師印二復與夢合于是定居焉一鄉前
輩忘記姓為閩守便道過家時其妻有姪將產守到官久未得
家信使祈所生男女報云是福寧不是福清守大喜曰吾得男
矣問之曰吾行離家時語吾妻云生男當名福寧生女當名福
清義取閩之二縣也然此言獨吾妻知之耳今仙語云然非男
如何數日報至果男也

神冊

江陰米商有女年及笄色美忽為神物所憑常見一美丈夫入房與交合自稱為五聖父母為延師巫治之百方不能止後無可柰何亦任之女每有所須雖遠方非時之物一指顧間可致時出金銀珠貝之類充物于室然一玩即復攝去不肯與女女嘗見金數千錠積屋隅試取之入手便化成瓦石或是紙所為者返之則又成金矣一日以塊物遺女其質類石謂女曰此神冊也人死以熨胞腹即宜復活宜寶之止以濟汝一身雖父母不得與也女收藏之會其伯母卒病死女欲驗其物即出之以示母母持去置病者身即蹶然復生神來怒責女曰語汝云何安得輕用吾冊索而觀之即奪去從此遂絕不來

陳子經

四明陳經子經嘗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陳橋之事曰匡胤自其而還方屬筆之頃雷忽震其几子經色不變因厲聲曰老天雖擊陳經之臂亦不改矣後三日子經晝寢夢為人召去至一所門闕壯麗如王者守門者奔入告云陳先生來矣子經進立庭下殿上傳呼升階中坐者冕旒黃袍面色紫黑降坐迎之曰朕何負于卿乃比朕于篡耶子經具知其宋祖也謝曰死罪臣誠知以此觸忤陛下然史貴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俛首子經下階因驚而寤洪武中子經為起居注坐法死臨刑上曰吾特為宋祖雪憤矣

一產五男

丙子秋冬間常之武進人張麻妻一乳五男數歲前長洲二都十五圖人吳奇妻一乳四男皆不育姨夫徐文甫嘗見人擔二

見其腹皮相粘不可劈狀若交合者云亦出胎時死

○黃提學

前南畿提學御史黃先生如金莆田人弘治甲子舉福建鄉試第一前此有隣縣儒學一齋僕祈夢於九仙欲知是科解首所在得報云烏一黃二水桶門裡借問黃如金便是思本學諸生無此姓名者必他邑人也乃之莆田訪焉侵晨順途而至一所有兩人揖于門漫揖之曰此有黃如金秀才家乎曰此即是也問兩人姓名曰烏一黃二皆黃氏僕也窺門中則有水桶在焉遂以夢告已而黃果占首選

○江東籤

蘇州江東神行祠在教場之側以百籤詩決休咎甚著靈驗記所知者數事云長洲耆儒趙同魯年八十一有疾卜籤得詩云

前三三與後三三是歲同魯卒乃九月九日也或言兩三三為九九亦正合趙壽數縣橋居民許氏為里長當解軍至湖廣五開衛憚遠行所欲規免得詩云萬里鵬程君有分既而解至都司司門有綽楔其扁曰萬里鵬程許舉首見之始憶神語長洲學生周景良庸鄙不學秋試年問科名得詩云巍々獨步向雲間自謂得雋之兆及試于提學憲臣乃被黜為松江府吏而雲間實松古郡名也府學生陶麟累舉不第卜以決進退得詩云到頭萬事總成空以為終無成矣後應貢初試時編號得空字遂預貢入太學正德丁卯始領鄉薦其朱卷號亦空字辛未上禮部亦如之遂擢進士毛先生欽少時眷一妓情好甚篤妓謀托終身焉私以一釵遺之約以為納資先生持歸意頗猶豫潛往謁禱得詩云憶昔蘭房分半釵其末云到底終須事不諧先

生讀首句為之驚竦下拜時釵猶在袖也于是謝絕之嘗讀祠
記云神秦人姓石名固

五足牛

丙子歲有僧自京師攜一牛至蘇有五足一在後膺下短不能
及地其蹄類人手而五指間有皮連絡僧牽于市乞錢予親見
之常聞正統中吾鄉劉原博先生上京師其子宗序見道旁人
家畜一牛五足其一足生于領蹄反向上以告先生先生曰牛
土屬而蹄九其賤者今反居上得無有小人在上而生變者乎
後二歲為己巳其言果驗

變鬼

南京華嚴寺僧月堂者往年以募緣造食至貴州聞土人言此
中夷俗有人能為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為羊豕驢騾之

一齒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宣慰二官重法禁之而終不能絕戒
僧云卧時善防之僧與數人坐寺中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少頃
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連齶之僧念之得非向人所云乎即運禪
杖力擊其腰下一羊踣地遂復本形乃一裸體婦人也執而繫
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叫不已天明倩人往報其家家人奔來寺
中羅拜求免出白金三百兩丐僧贖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
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器械執人生瘞之間旁觀者云捉
變鬼人也

洞庭鷄犬

丁丑年洞庭山民家有黃犬生小犬長寸餘又一家有母鷄冠
尾忽長遂化為雄能引吭高鳴道官薛明淨聞其地一巡檢說

飛魚

沙湖富人丘氏家有魚池近外港夏月大雨水溢鯉魚長數尺者率諸魚一一飛出港而去至暮水漸退魚復還巨鯉仍在前諸魚從之飛擲空中如群蝶交舞嘗觀范蠡養魚經中有魚能飛去之說觀此信然若去而復還則尤異也

人痾

弘治中常熟縣民婦生兒一身兩頭出胎即死人爭往觀有與之錢者民貧覬久得利乃醺而藏之乳醫周媪者為予言曾為人家看產兒有四頭連綴一項驚懼殺之埋藏僻處媪秘其家姓不肯道

穀亭狐

弘治中杭州衛有漕船自京師還至山東時冬天河凍停舟八里灣其地去于亭鎮八里故名一日薄暮有婦容服妖冶立岸

上呼兵士為首者求寄宿曰兒此間鎮上人將歸母家日暮不能及如見番不敢忘報兵拒之婦不肯去天益暝請益亟言辭哀婉兵不覺應曰諾即番之宿兵所卧處僅與隔一板中夜婦呼腹痛嬌啼宛轉兵聞之心動乃自起煎姜湯與飲稍逼就之婦殊不羞拒兵遂與狎綢繆顛倒良以一奇遇也五鼓天大雪婦辭歸謂兵曰兒家去此不遠君有心者兒今夜當復來耳兵曰幸甚以繡枕頂一付併所市猪肝肺遺之云子可持歸作羹奉母也婦起凌雪而去兵寢日晏未起時舟中諸人皆知之或起循其去路視積雪中乃有獸跡數十大怪之若計曰彼美而尤且侵夜來未明輒去寧知非妖乎呼兵起訊之初尚抵諱引登岸指雪跡示焉乃大驚吐實相與到鎮上訪之居人或云此地有數百年老狐變幻惑人多矣君所遭者將無是乎亟返舟

集衆持器械薪火而行逐其跡至野外轉入幽邃跡窮見大樹可數抱中穿一穴枕頭猪肝皆掛樹枝上衆喜曰此必狐窟也環而圍之投薪穴中燒爨良久一狐突烟而出衆格殺之兵病癡旬日乃平復

真武顯應

松江富人丁生者壯年無子其妾有姪丁禱于所事真武之神云如生男長成當親攜上太岳燒香以謝神貺已而果得男長至六歲丁與妻妾謀將踐誓言皆以子幼道險欲更須數載丁以初心不可違強欲一行從兩僕攜其子而往甫至舍于旅邸其子忽疹數日竟死丁悲慟默怨曰吾父子至誠數千里而來神不賜福亦已矣而更使得此禍乎又數日痛稍定乃登山番兒樞邸屬旅翁善守之越三夕兩僕來詣翁以王命載其棺而

去詰朝丁至問棺所在翁具言僕故所司曰兩僕從我上山今尚在後安得有此僕至翁面質之亦駭愕疑翁有他故矢天自明丁大慟曰吾違妻妾之言強以吾兒來今既死又併骸骨而失之吾歸何以見家人也吾有死而已既入舟日嘗涕泣不食奄奄迨至滅性同歸者多加寬慰使進食抵松未至家數里一僕先歸報入門主母出盛怒詬其夫曰汝惟一子行數千里忍令他人挈歸于汝心安乎且責僕以不諫其主僕驚不知所對乃奔告其主主大怪之即舍舟趨至家妻妾交口出罵問其故乃言旬日前昏時有船泊岸二客携兒入門言吾輩武當燒香遇而主為事少羈付此兒先送回耳丁大駭呼兒出看之疹癩猶在面却道前事皆不信請同歸者証之始知其非妄問兒所以生情然不知也

楚巫

楚俗好鬼最多妖巫變幻不一人稱曰師公敬畏之甚武岡州有姜聰者尤黠為城隍廟祝廟與南渭王府近王一日脫足纏為風吹至廟聰得之謂其妻曰衣食至矣殺鴨取其首裹以足纏鐵釘釘之置神座下禁呪之王登時足痛至廢寢食延群巫日夜禱祠終不止他日聰托獻新徃問疾自言能治一內豎出私財具牲牢請聰為王作福而去其釘足痛頓瘳獲謝物不貲又旬餘復如前釘之王疾如故又召聰禱而止自三月至歲且盡疾時一發必命聰禱上罷輒愈王心疑之乃謂聰來年將大祭城隍必厚勞汝及是王故過期不祭痛輒大作使人約當以某日祭則復灑然矣王燭其奸召至番之使校說誘其妻得三物以獻王親鞫聰始猶抵拒出其物示之乃具服獄成馳驛奏

聞有肯囚妖人送京至臨清斃焉于時諸巫大抵皆恣橫人家有少酒食巫經其門必番享之或不肯往便持送其家不然輒得禍如出而求利遇巫于道懇乞一善言所獲必豐否則多虧敗反唇舉目間皆能為禍福其黨類亦自多離疾互以術相軋新死卒未能棺殮則延巫作法以衣裾承尸氣野外散之經月不穢腐謂之寄臭來破其法者竟入視屍臭便作矣有知者謂其教中以屍化作一物如化鯉魚置崖間以水覆之破法者直用火消却水屍自壞臭惟化作沉香則諸物莫可害然火亦能爇之岷王府出喪柩重不舉益數十夫猶然呼師公祈禳遂巡即行巫云某巫以宿憾移一山置棺上適已為扶去矣其詭誕可惡如此自姜聰之敗此輩始為稍稍斂戢云鄉人吳用侍其父教授珉府數目擊其事時府校有李武者亦多變幻用嘗

試其術見鵲止屋上令取之武默誦呪鵲旋五其前徒手得之
武云是須避逅用之則可若預畜獲禽之念則終日不能一二
也他物皆類此

楊寬

真定之咸寧縣學有齋僕楊寬者常因公宴掌酒見墻角旋風
二團迴環不已寬意旋風中多有鬼神試瀝瓢酒酬之一風頓
息又酬一瓢亦然他日寬與同輩四人詣東岳燒香遇二卒山
下青衣白襪邀而揖之曰吾受君惠久矣未有以報能同過酒
家少飲乎寬因識其人意必誤也漫應之同入肆飲罷別去竟
不曾詢其姓名同輩問之寬以不識對皆笑之既而登山遊觀
廡下至一神祠二塑卒狀貌儼如向所見者相顧大駭寬自以
遇鬼悒悒不樂還故處復見二卒謂寬曰君毋庸疑我我非禍
君者頗憶往歲事乎我二人嶽帝座下從者也奉使貴縣行路
饑渴中得君二瓢之賜甚愜所願昨有事西山偶獲相遇故以
杯酒相謝耳非有他也言訖忽然不見

方卯彌猴

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云縣民家
有鷄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彌猴纔大如棗艾公以告
巡江都御史長洲陳璠欲同奏于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
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承旨取觀何以
應命艾公乃止吳用見其文移云

崔報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楚人與道藥云用崔
百頭以藥末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瘥然一崔莫減也

范如教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觀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為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妻亦不悔已而病瘥妻久不產育是年忽有姪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俛羽毛分明不減刻畫蓋冥道以此示放雀之報云

異人占星

孝陵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兩人起共語上潛聽之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踞藉而卧室中人笑曰君得無悞耶上聞而異之即以首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翁頭枕藉脚踞石耳上聽之不覺汗浹于背即夕還宮購求

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

黃村匠人

吳山之西黃村匠者王某夜歸逢一人青衣白束腰如隸卒狀問所之曰欲至黃村匠者喜曰身亦却歸黃村今相得為伴甚佳便與偕行數里卒指道旁民家謂匠曰君亦思酒食乎吾能于彼取之匠曰善卒入門少選携一甕酒及一熟鷄來共坐地上食之畢謂匠曰君姑留此我入此家了少公事也匠即取甕納著柴積中立伺之俄見牕內擲出一人手足束縛繼而卒自牕躍出負之而去其行如飛便聞門內哭聲匠知非人驚而奔回明日往驗之乃知其家主翁昨晚死矣問得無失物乎乃云昨祭五聖失去一甕酒一鷄匠者告以夜來所見不信探柴積得甕鷄骨猶滿地始悟其為冥卒也

大精

弘治中充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主出行犬嘗隨之他日主商于遠方既去犬亦不見經兩三日主輒歸妻問其故曰塗中遇盜財物俱盡今幸得性命耳妻了不疑周旋閱歲其真夫歸形狀悉同不可辨兩人各自爭真偽妻及隣里不能明乃白于縣縣令逮兩人至亦無如之何皆寘之獄縣一小卒聞其事以語其妻妻曰是不難辨先歸者死犬精也欲驗之當視其婦胞乳間有瓜傷血紋即是矣蓋犬與人交嘗自後以爪按其胞故也卒以白令令召其婦問爾家嘗有犬乎曰有白犬前隨夫出矣裸而視其胞有血紋甚多令知是怪密使人以血汚其偽夫即成犬形立撲殺之令從容問卒汝計善矣何從得之謝曰吾妻所教也令諭之曰汝妻不與犬通何緣知此汝歸

第密察之卒歸看妻亦有紋比此婦兀多以令語責之妻窮吐實乃知亦與一犬通故也妻慚自經死

雷譴道士

玄妙觀李道士早歲頗精于焚修晚更怠忽嘗上青詞乘醉戲書天尊為夫尊大帝為大帝一日被雷震死背上朱書二行可辨云夫尊可恕大帝難容事在天順成化間

豐都走無常

豐都走無常事邑博熊君君即豐都人也言之甚悉蓋彼中以此為常或人行道路間或負擔任物忽擲跳數四便仆于地冥然如死途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叩之則多以勾攝蓋冥府追逮繁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承牒行事訖即還

或有搬運負戴之役亦然皆名走無常無時無之宣德永樂間
年歲未的有江西尤和以進士來為鄧都令下車左右請謁鄧都觀
觀在鄧都山居邑外且山勢穹巍岑遠艸木蔚密觀莫其陽殊
極雄偉觀之後山陰復有山殿之其境益幽詭叢灌蔽翳人迹
罕到中亦有宮宇則所謂北陰也其下即大獄凡鄉之禱祀者
必之前觀香火極盛而凡仕于彼者初蒞政亦必虔謁與社稷
城隍并耳尤和初至聞衆請岸然曰烏有是哉吾久聞此語今
來當官正欲除之以息從前愚惑尚有干謁禱即然固當一往
視之然後毀除即命駕以往初見山門崇煥已怒比入危急甚
遙入中門廣廷脩廡宏麗尤略無瞻揖之儀傲睨四顧及
後室從宇皆視之遍返駕言伺當命工悉去之及至縣亦無他
明晨方視事忽身畔一門子跌仆于地倚其鞵而僵尤就開顧

左右應是卒死昇之去左右告非卒死此走無常也尤大驚何
復為此誑語耶吾固欲當此風妄云云者應加以重罰而復
敢爾耶左右言明公姑從衆任之當自起問之可驗苟為不然
一移動則即死矣柰何尤令喚其父母來語之故父母皆懇白
望公姑任之伺渠必自歸倘移之必死矣尤因任之越二日夜
尤方坐童忽欠伸長吁如夢覺者徐徐而起神觀爽然尤問之
童言向從公歸方執事忽走無常始回耳尤曰其詳柰何曰初
為冥官召去言爾可往江西某邑里拘尤睦文牒已具即持之
行至彼覓尤家得之守門外二日始得入尤聞之大驚羞睦即
其弟也因叩其室廬何似童述之即其家也尤曰何以二日方
入耶曰其家有犬極惡不能前屢入屢為犬噬輒退後乘間得
入耳尤思之果有此犬曰所拘者何如人曰即尤睦秀才也其

貌爾爾語至是尤不覺慘沮知其弟審矣因曰今則何如曰
隨以拘逮同趨徑歸于鄴都矣曰然則柰何曰既至後不與我
事即俾我返然頗聞睦當得重辟不可生矣尤聞之大慟急命
人訊于家得報睦果以是日暴亡尤乃入觀醮謝且欲懲訪宮
觀以致皈依之誠視其居事事完備已窮壯麗特門外無坊表
之建綽緹表于門外大道而稍飾諸暗弊處復自為文紀其事
鑿之石立觀中以示未信今猶存焉

